

伍方斐 何明星 主编



比较与融通

多维视域下的诗学与语言学研究

Comparison and Integration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比较与融通

多维视域下的诗学与语言学研究

Comparison and Integration

伍方斐 何明星 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与融通: 多维视域下的诗学与语言学研究/伍方斐, 何明星主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 - 7 - 5668 - 1639 - 9

I. ①比… II. ①伍… ②何… III. ①诗学—研究②语言学—研究
IV. ①I052②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8466 号

比较与融通: 多维视域下的诗学与语言学研究

BIJIAO YU RONGTONG: DUOWEI SHIYU XIA DE SHIXUE YU YUYANXUE
YANJIU

主 编: 伍方斐 何明星

.....

出 版 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潘雅琴

责任编辑: 潘雅琴 范小娜 焦 婕

责任校对: 何 力

责任印制: 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排 版: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6.875

字 数: 510 千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 9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前言

从比较到融通：人文研究的问题与走向

伍方斐

一、人文研究的老问题与新课题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人文学术包括文学与语言研究，被认为出现了严重问题。有关文学的边缘化、史学的危机、哲学的贫困或后哲学化、艺术的死亡，以及其他人文学科分支的合法性危机，连同人文精神的失落、人文教育的衰败、人文环境的恶化等讨论不绝于耳。另一方面，人文研究和人文素养的重要性，人作为物种、群体、个体、他者的自我建构和自我反思的重要性，成为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学者在内的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剧，跨国、跨语、跨民族、跨文化交往提速，文化差异与身份认同问题越来越突出，人与社会、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亟待在多元文化语境和多维视域中重新审视。而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技术、媒介、信息与物质环境的巨大改变，影响着人本身，人与环境、人与自然、人与技术或工具（机器）的关系被不断改写，甚至面临重大转向。特别是基因与生殖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对人自身的外科手术式改造，使一种全新的“赛博格”（Cyborg）或“后人类”（Posthuman）文明呼之欲出。这个2.0升级版的“人”，以及兼顾并远远超出人的体力、脑力等的智能机器人，已经从科幻文学的想象逐渐变成现实，其现实合法性何在？对未来的人类个体和人类社会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抑或后果？加诸人类自身的技术手段及其伦理，如何有效并在可控范围内有序建构？在生物伦理、环境伦理以至宇宙伦理的尺度上，人文学术潜藏的人类中心论或人类原教旨主义内核有无反省和重建的必要？这似乎都成为当下人文研究不乏存在感和挑战性的新课题。

因此，当代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和合法性危机，与其说是来自 C. P. 斯诺在《两种文化》（1959）中揭示的科学霸权的挤压和人文学者的反科学立场，不如说是由于人文学术对回应全球化、高科技等所导致的人本身及其生存处境剧变的漠视和无力。人文研究的学科合法性和独特性，只能建基于立足当下，

对不同境遇中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局限,或“人之所以为人”这一千古“人文之问”的不懈求解。这正好位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疏于提及也无法解答的问题领域,甚至其中的部分问题还是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盲视所造成。这也是人文学科在人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实践中存在的必要性所在。如此看来,当代人文学术要走出困境,从本体与对象层面来说,需注意从天一人关系、人一人关系、人一机关系的多维网络中系统重建其阐释框架和实践模式,以便对当下境遇的“人之所是”和“人之所欲”的未来建构作有的放矢的发言。

但这种发言往往会遇到来自人文学科自身的存在论和方法论领域的双重困难,“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智力和生命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①。这是钱锺书在对“诗可以怨”这一古老命题进行跨学科、跨文化、跨时段“打通”研究之后,对传统人文研究的学科布局与方法套路的揭露和感慨。这种隔行如隔山的学科壁垒,不仅把“彼此系连,交互映发”的各个研究对象分开,而且进一步把同一个研究对象分割得支离破碎,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也就往往难逃瞎子摸象和只见树木之讥。这是人文研究危机的存在论渊藪和方法论根源。钱锺书通过旁征博引的古今中外比较,在跨学科、跨文化、跨时段历险中触类旁通,尽量完整地复合和呈现研究对象的面相、血肉和生机,乃至家族特征和时代风貌,为人文研究作为活体研究和生命之学作了经典示范。在比较方法尊重差异的背后,是对人类共性包括人作为“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钱锺书:《围城》序)的普遍性洞见,其学理逻辑和哲学基础,用钱锺书自己的话说,就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锺书:《谈艺录》序)。比较的视角为人文研究提供了借镜他者映照自我的机会,而融通的视角则为与他者平等对话和相互发现并形成共识提供了途径。可以说,钱锺书的研究,为人文研究跨越学科鸿沟、从比较走向融通提供了本土借鉴。

二、从比较到融通的人文学术之路

现代意义的比较方法和比较研究并非古已有之,它是主体性和对象化的产物,与现代性形成过程中民族主体和自我主体的建构相关。在人文学科中,

^① 钱锺书. 诗可以怨 [M] // 七缀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113.

比较文学对比较方法的应用最具有学科自觉和代表性。比较文学 19 世纪初于法国发轫并在欧洲传播，同民族国家的扩张和自我意识的强化具有同构关系。作为这一时期比较文学主流模式的影响研究，其背后承载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表明在文学这一想象共同体中，文学传播和拓土具有同样的划定中心与边缘的文化政治功能。“二战”之后美国崛起，雷勒·韦勒克以著名演讲《比较文学的危机》（1958）挑战比较研究的影响模式和欧洲中心主义。随之兴起的平行研究和美国学派，一方面从理论上肯定了多民族文学的平等地位和主体价值，大大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学科内涵；另一方面也在平行比较隐含的二元对立中，通过自我主体的中心化诉求，自觉不自觉地继续把对象他者化和边缘化。这说明平行研究的中心化逻辑并未超出影响研究太远，只是表现形式更为隐蔽而已。人文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似乎天生带有自我中心化功能，只要有比较，比较的各方、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和对立仿佛就在所难免。这不能不说是比较、比较文学，以及以比较方法为尺子的人文研究的一个困局。

世纪之交，借助高速交通、即时通信、国际互联网、跨国公司、国际贸易与金融体系升级，乃至无处不在的虚拟社区与网络社交，全球化进程似乎被赋予了全新的肉身和灵魂，比较文学也仿佛满血复活，从本体到方法都开始挣脱传统躯壳的禁锢。出现的新突破之一，就是以打通人文学科为根基的跨学科与跨界研究的兴起。在美国，伯恩海默倡导多元文化主义立场和文化研究转向，斯皮瓦克提出建基于“星球化”（Planetary）思维的跨界研究和区域研究，还有近期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对“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在“非学科化”（Indiscipline）与“重返文学性”两极之间的众生喧哗的热议和附议^①，都使比较文学在传统的以比较方法见长也因此而受限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之后，向以跨界融通为方法、以尊重异己他者性（Alterity）为前提的跨学科跨区域研究，迈出了重要一步。即使是传统的文学性研究领域，跨学科或跨界融通的阅读和研究伦理，也以致力倾听和保留文本内的众声喧哗，创造多维视域中的对话场为尚。这种对中心和霸权话语的去蔽，为人文研究穿越学科壁垒、走出比较方法的主体性误区，提供了新的可能。

三、中国语境的人文学术与语言文学研究

中国有中国的语境，也有中国的问题。比较研究同样是中国现代人文学

^① [美] 苏源熙. 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 [C]. 任一鸣,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97-122.

术赖以建立的关键方法,其实质也是以他者为镜像进行民族与自我的主体性建构。中国近现代的人文学学术传统,从诞生之初就以中—西、新一旧、古—今等关系为理论阐释框架,其内核即中西比较。近代初兴,从洋务派的“中主西辅”(冯桂芬)、“中体西用”(张之洞),到维新派的“托古改制”“世界大同”(康有为),“西”不过是老店铺上的一块新招牌,店还是原来的店,只是多摆了几样时髦的货色,美其名曰“坚船利炮”。现代以降,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从东西洋归来的五四诸子,上场就是一剂让国人不能不冒虚火或泻肚子的猛药,曰“全盘西化”,或曰“全盘世界化”(胡适)。白话文言之争,新旧文学之争,文学革命,废除汉字,只手打孔家店,少读或不读中国书,拿来主义……新文化运动,针对的是旧文化霸权和铁幕,自然想弄大声响,赚来吆喝和反响,却难免绝望痛苦。比较方法和人文研究在国难当头的中国,虽未必有学理和系统,虽未必客观和中正,却成为传统中国现代转型的助推器,或名副其实的“工具”。

进入改革开放,比较文化再度大热,比较文学也终于兴起。西方文学和人文学术一度成为新的时尚。尤其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已迫在眉睫。于是有“国学热”,有“传统文化热”,有“新儒家”,有新的“中国文化复兴宣言”……显然,今天的中国文化建构和比较文化研究亟须挣脱传统二元对立的循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其中,从比较到融通,从对立到共生的人文研究与文化建构理念,需要以真正的中国智慧和人类智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予以考量和探索。

对于人文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与语言研究者而言,文化主体性的建立首先是在母语和母语文化的基础上展开的。人本质上是语言的动物,是文化的动物,语言被认为是存在的最后家园。以母语为根基的国别文学和民族文学,其实也是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塑造者和承载者,它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也就是个体与人类的关系,因此,在文化主体身份的建构中,母语和母语文学的合法性和优先性是不言自明的。回顾中国文化与历史的各个时期,文学的繁荣和文化的繁荣,从精神意义上说是二而一的东西。

当下的汉语文学和汉语话语实践、汉语文学研究和汉语语言学研究,本质上是对未来的语言和语言现实的建构。在全球化包括霸权语言全球化的冲击下,中国的人文研究,同样需要在比较与融通的背景下,对母语和母语文学参与民族主体性塑造及其发展现状,始终保持足够的敏感和深入的研究。同时,正如本文开头所言,这也是人文学者,包括文学研究和语言研究,介入当下现实、参与文化建构的有效方式,是我们走出人文学学术危机的途径之一。

目 录

前 言	伍方斐	1
-----------	-----	---

比较诗学

辟文学别裁	栾 栋	3
“外国文学史”的性质及后现代语境中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肖四新	24
比较文学“三态论”	林玮生	33
钱钟书的“连类”	何明星	45
乔叟《公爵夫人之书》中的“自然”	李 安	57
诠释的策略与立场		
——理雅各《诗经》1871年译本研究	左 岩	69
“女性书写”的主体（性）悖论	刘 岩	80
论物质性诗学	张 进	91
穷究词义为了跨文化的沟通		
——论西方哲学核心词汇“όν (on)”的中译问题	张 弛	104
从批判迈向未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文论	张向荣	119

中国诗学

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	陈桐生	135
先秦名家的智慧	郭德茂	146
商周青铜铭文文体论	陈彦辉	163
家国之间		
——文学人类学视野下对《诗经》的整体性叙述研究	朱志刚	175

老庄的“庸道”
——兼及西方思想与老庄思想的互训 何光顺 185

庄子道境中的物
——以庄书中的两段对话为切入点 王 焱 201

中国古代咏物传统的早期确立 路成文 209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
——以陈眉公为主线 李 斌 221

现代性：跨世纪中国文学展望的一个文化视角 伍方斐 231

论鲁迅的“政治学” 张 宁 239

“鄢烈山现象”的形成及其意义 刘小平 266

论新移民小说中的民族想象 申霞艳 275

名著改编：在历史语境与当代视界之间 陈咏芹 286

街头艺术的困境与当代中国都市文化生态 袁 瑾 293

语言研究

客家话覃谈有别的存古层次 严修鸿 余颂辉 305

动词重叠研究的方言视角 王红梅 325

普通话中“你看”变体的多角度考察 王媛媛 335

外国留学生多义副词“就”的习得考察 黄露阳 346

互文性理论与汉语修辞格的关系探析
——以汉语的“仿拟”修辞格为例 郑庆君 359

基于抽象语义参数的词典类型与释义模式相关度分析
..... 于屏方 杜家利 371

“这样一来”的事件指代与紧相推论功能 王凤兰 方清明 391

数词非范畴化现象考察 陈 勇 401

宋词韵-m 韵尾消变考察 魏慧斌 415

后记 422

● 比较诗学

辟文学别裁

“外国文学史”的性质及后现代语境中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比较文学“三态论”

钱钟书的“连类”

乔叟《公爵夫人之书》中的“自然”

诠释的策略与立场——理雅各《诗经》1871年译本研究

“女性书写”的主体（性）悖论

论物质性诗学

穷究词义为了跨文化的沟通——论西方哲学核心词汇

“όν (on)”的中译问题

从批判迈向未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文论

辟文学别裁

栾 栋

辟文学作为历史上潜在的文化现象，读者可在《辟文学刍议》^①中看到个案剖析。辟文学作为一种当下性凸显的文学趋势，笔者曾在拙作《文学他化论——关于文学的三悖论考察》^②中予以还原和解读。辟文学作为理论上创新的思想难点，笔者也在《辟文学通解——兼论文学非文学》^③中有所梳理。这些求索都是紧扣辟文辟学的聚焦点展开的，而对辟文学思想作为跨界求索的学理探究仍需进一步论述。

辟之为思，其妙在别。从杂多中起整诂是辟，于同构中见异质是辟，在既成中识未济是辟，别样的品质由此发见，别致的风物因之流演，别出的智慧从而披露，辨别这个别态是辟思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辟思运作而言，辟解文学是用志不分，且辟而不辍，而对于辟思艺术也需要旁观他解，界外瞻瞩，因为辟解自身不但在中外文论中自成一体、别具一格，而且其异质契合别有所缘，跨界通化另有所据。此处就辟文学之思别而裁之，简称为辟文学别裁。

一、辟文学的文外曲旨

辟文学的原理性阐发虽然已经在“是文学”与“非文学”之间辨彰学术，但仍然没有使辟文升华，也没有让辟思放飞，因而辟文学的理解还需更为深入地探究其文外曲旨。此所谓欲得其高致，必探其底蕴。

毋庸讳言，辟文学潜在的种源契合于天地人三才的脉动，辟文学原始的乐章交织着文史哲互根的韵律。辟文学的文外曲旨，大致有三种流韵可供追觅：其一是物色物语，其二是亦文亦野，其三为即隐即秀。

① 栾栋：《文心雕龙》辟文学之美学思想刍议：兼论文学的“自觉”与“非自觉”[J]，哲学研究，2004（12）：63～68。

② 栾栋：文学他化论——关于文学的三悖论考察[J]，学术研究，2008（6）：5～13，159。

③ 栾栋：辟文学通解——兼论文学非文学[J]，文学评论，2008（3）：23～30。

(一) 物色物语

辟文学之文外曲旨与物情物性相关,而欲解物情物性之品味,先得追问物色物语。

物为杂色牛。王国维、郭沫若等先生均认为,卜辞中的“物”字专用于祭祀,知物为杂色牛之专称。杂色牛通灵,可作牺牲。以牛为图腾或祭品,实在是原始生活中的大事情。从卜辞用物,至少说明从夏、商、周到东汉,牛可通神是颇为普遍的认识。物之灵,类如萨满之灵神弥漫在宇宙万类之中,贯穿于人类精神生活的许多方面。许慎在《说文解字》(卷二)中称:“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此说虽然被俞樾、王国维等人诟病,但是其中以天象术数联类万物,犹有女巫遗痕可见。从杂色牛到牵牛座再到涵盖万物,人类以物概括和指代“物质”(matière)以及各种“对象”(object)的思想进路,经历过漫长的史前文化酝酿。“物”之“神”气不仅是人类心智萌发之酵母,也是文明启动之前奏。即使在科学昌明的今天,那一层神圣的光环并未完全褪尽,物与物、物与人、物与灵,举凡物及物之关系,无不渗透或掩藏着某种灵气。唯科学主义认为巫为大谬大误,当然有其道理,但是忘记了一件事情:巫术乃科技的前身,至少是其远亲。即便是在今天,仍保留有巫术传统的原住民部落,不仅从未将技术与科学视为异类,反而认为这是灵异的神通广大。从文明进化的意义讲,科学破解巫术当然是正确而且必由的路径。而从巫术的精神遗产而言,远非“大谬大误”四字可以概括。巫术当下神坛而不下必然成灾。巫术祛魅而入文往往精彩。巫无补于世事,却有益于文学,这一点不可不察。试看文学艺术之根源,哪一点奇魅的亮色真正摆脱得了巫术精神的沾溉?巫化过程,特别是其物崇拜和万物有灵,构成了原始社会重大的精神活动元素,也构成了文学艺术出神入化的基因。牛之灵推及万物万事通灵,牛之色延至万物万事成色,牛性广及万类,物色开眼开光,宇宙中的品物次第解蔽,世界上的物灵逐渐启明。刘勰“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的描述,与马克思关于物之含笑示人的论点,实在有着人类与物通化的悠久历史。

以杂色牛示物,是人类从动物秀出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至今之所以将人与物混合组词,以表达所突出“人物”的生理和心理成因。换言之,物自成色,人能感受,物色中融汇了自然物体之本色,同时也贯穿着人类心器之本能。其所包含的选择义是后来引申的产物。物其色和物其选,物色的基本义项备也。其中浓缩了人类从动物向万物灵长进化的漫长过程。物色物象中早就有人的因素物化于其间。此物化蕴藏先天之混沌,也包含后天之酝酿,在其天成面是契合,与人事会心处为通感,物动心摇之辟会与比照参选之辟

择均源于此。

物语者，物话也。物语是无声之声。远古物与人通，物与人合，物色原本是物语。上古“河图”“洛书”“丹文”“绿牒”，说到底都是天启之物，是灵祇，也是神媒。前哲所说的“神理设教”，究其实质无非物语。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实乃物语告退，人语登场。即便如此，在甲骨金石文字中，物语本真的意蕴多有披露。即便没有读到甲骨文的许慎，也在《说文解字》的许多地方，从文字传承本身披露物语天机。物会言语，从表面上看属于神话思维和寓言表达一类，深层解析则触及天造地设的缘构底蕴。天造地设于冥冥中预约了人的来临，人的参与在茫茫间释读着宇宙奥秘。缘构是大小诸天之相辅相成，物语是宇宙万类之默契默鸣。缘构底蕴自身即一种表达，大道无言，不说是说。老子、孔子都体会到了这一点。默契默鸣原本为“诸多”守成，纤弱有文，能参非暗。缘构底蕴与默契默鸣是大千世界的压轴性的存在，人之言语实际也属于其中的一缕。体会缘构底蕴是生灵之运命，聆听默契默鸣是人类之天性。嗜欲浅者天性未泯，方可知物语与人心之间的聚精会神。海德格尔等人把原语看作诗的语言，其实默契默鸣才是诗性的渊薮。中国原始神话中盘古开天辟地，古印度和两希远古神话关于宇宙的生成，中国《山海经》和《黄帝内经》关于物性的况味，都保留着物语的无声之声，暗示了物语的故事之事。物语根底源远流长。物语的故事性由之而来。广而言之，有些受汉文化影响的中国近邻也保留了物语的故事义，但是物语的缘构底蕴几乎荡然无存，物语的默契默鸣付之阙如，如日本人的《源氏物语》即属此类。

当今之修辞学、诗学和美学往往将物语视为拟人、巫化或对象化的表达，这些分说不无价值，但是其中都有过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偏执，先天诸属，莫非自然造化，纤毫巨星，当然各有生命，物语物言不待发表，人之所识仅一丝而已。物语并非仅由人决，这个道理不难理解。物语比物色更多了一些辟解。

人类远古上古的物色物语，有滋有味地暗示了默声默契的天地奥妙，无隔无碍地传达了远古先民与天地参的人性本能。远古至上古的文化与物色物语一体。如果说辟思是天地人三才契合之原思，那么从终极的意义上讲，有物色物语，才有辟思。因为物色物语不仅指涉人的感官，同时强调物的灵性，更为重要的是物性与人心有先天之契合和后天之会通。辟文学的辟合辟分辟会之辟思，正是植根于物色物语之先天造化与后天人与的结构深层。

（二）亦文亦野

辟文学之文外曲旨与人文雅俗相近，而要知人文精粗，务必审思文野穷

达。关于文野关系，孔子儒思颇有辟意。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先进》）孔子此语在文野间震响。野人先于文明，文明后于野人，野人君子由之而分先后；高贵盛而必衰，卑贱否极泰来，君子野人因此而别沉浮；雅正积久而倾，粗俗陶冶则精，野人君子缘此而辨上下。孔子此论笃实，善于文野盛衰之间识先后。孔子此论深湛，能将野人君子易位境况作比照。孔子此论明达，终于先进后进替换过程见文野。先后统观，辟其通。文野兼顾，辟其变。高下相倾，辟其动。盛衰相继，辟其承。辟思演变于野人君子之间，所披露的何止高雅粗俗、成王败寇、社稷山林演绎的种种差异，同时也有大起大落、相互转化、前后赓续的诸多变迁。至少应该说，其中蕴含着孔子关于文野之别和文野之变的历史意识。孔子在华夏民族先民的风俗礼仪中寻求变数，也在炎黄子孙的典制交替间启动辟思。野人与君子，先得与后进，差别几何，意蕴深湛。辟解给我们剥开的是圆通古今的理路，辟思为学术留下的是高下盛衰的史思。这里虽然没有形而上学的抽象，却传达出捕捉命运的辟机，而且还有持中守正的关键。辟之为用，睿智而朴实。早期儒家的慧根在这里略见一斑。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孔子此论在文野间提升。此处之“史”，含义绵绵，由浅入深，可作如下拆解：曰饰，曰历，曰使。“史”者，饰也。古来解经大儒已经多有标解。在质文野史之间，一个“胜”字拈出辟思的要点。过于文华，修饰繁缛，“史”犹饰也。此其一。“史”者，历也。历史义的涵括在哪里？文胜过程，质蜕文显，人为造作，卷时空而绵延，用中国古人的解释，即质文代变。借西方哲人的说法，叫波浪推进，螺旋升腾。此其二。“史”者，使也。由之所出，运之必然，“饰”与“史”合，人文“使”然。质朴而文华，野散而史聚。野、史、文、质，正在其中，故以君子作结。此其三。在含真抱实中权衡高下，于既美且善间把握变迁，兼文野而别文野，分文质又合文质，融野饰且超野饰，文质彬彬，总其成以君子。辟思之精义，聚焦于正人君子的品行修养。历来以饰释史，无疑是正确的。其实还应看到历史的动静。从野到文，由质而文，浓缩在君子修为过程的历史印痕依稀可见。出华复质，褪文返野，包蕴着人世沧桑的命运变数宛然目前。不看三坟，难见兴替，阅尽五典，可知修为，饱经风霜，善解世事，浮沉朝野，或辨真实。渗透于文质彬彬中的孔子史学意识不可谓不深。在这里重要的是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之辟思，于质野文史中辟出人生境界和文史消息。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儒家这一信条披露出文野之穷达。物有成毁，人有逆顺。达穷兼独，在所难免。于才学，达

则文采彪炳，穷则江郎困顿。于际遇，达则好风借力，穷则进退维谷。于仕途，达则造福一方，穷则洁身自好。这是与命运博弈，随造化俯仰。老子有楼观之遗，孔子有麒麟之叹，墨子有兼爱之志，孙子有慎器之虑。人才无非天地鬼神之玉成，聆听天命者，其实是聆听无为造物之偶缘。造化是界边之辟，各种因素参合其中；命运是际遇之辟，时代差遣顺逆交织；仁爱是克己之辟，宽厚慈祥兼济苍生；独善是制恶之辟，洁身自好底线不亏。在造化当中，辟合是偶缘占上风的化袍之旅。就命运而言，辟解是人性受磨炼的得道之方。由仁爱分说，辟化是通向超越的有效途径。从独善做起，辟行是践履辟思的不二法门。如果说辟文学之思在神话时代是以自然为孵化契机，那么在文明世界则以天人互动为其枢纽，而在超文明的未来或许能产生一个辟文学集思广益的会通局面。

自物言物色以降，万物有文，万物有缘。经文野文质之磨，万物入命，万物入道。从辟文辟思理解，万物通会，万物达变。所谓与道俱化，传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弦外之音。

（三）即隐即秀

辟文学之文外曲旨与文气出入相切，而探讨文气收放，还要把握隐秀关捩。

人们通常把隐与秀分而解之，即便是将隐秀并提，也很难脱却分解的阡陌。如刘勰就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分解隐秀，固然有利于作文义法和修辞方式的考量。如此分流处理，当然也有实际运作的好处，尤其是对之后惯于寻章摘句言说的学者来说，何为隐何为秀的贴近辨别不失耳目所击之真实，而且由之所得的文本权衡又有极大的教案操作之便。青菜萝卜，各取所爱，或隐或秀，二者选一。高手如刘勰，应说是隐约涉及辟文辟学的学界巨擘，然而在隐秀问题上，他并未将辟思运抵体用合一的化境，就其文本创作与风格鉴赏的隐秀梳理而言，还缺乏形之上下的道器熔铸，也有待化境浅深的启蔽归藏。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1500多年的历史传承中，《文心雕龙》之《隐秀》章成为框架不亏而肌理剥蚀的残篇。在辟文学的意义上，可谓文命驱使，匪夷所思地造化出了一个隐秀视野的时空漏斗，发人深思地召唤一种突破作文套路的另类洞天。损毁原著的天灾人祸，却阴错阳差地补缀了隐秀之辟思。造化弄人，辟文辟学隐秀兼美，这一点是刘勰始料所未及的，也是命运对于天才的歪打正着。

让我们走出阙文偶成的隐秀合体，追踪辟文孕生的隐秀兼得。辟思之于隐秀，重在通转通化，或者说是将隐秀纳入一个多种时空兼合的学术场域，

称之为“此在别在相当合适”，名之曰“不在亦在也无不可”。隐秀同台的语境是奇特的言说。“即隐即秀，即秀即隐”，这种讲法本身也是辟思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本身就是辟文学的理论概括。从辟思论隐秀，可以让我们品味文学的多面神状态。时空兼合中的辟思有若分身之术，一致百虑，隐秀两得，虚实通转，大全若缺，兼隐兼秀，目击道存，文学他化，无文是文。隐秀通转之辟思，实际上已经把道文关系推进到体用合一的焦点。

文学文章并非全是载道之器，她本身也是道之枢机和道之神经。就其作为情志性理的凝聚而言，称之为道气之几神颇为中肯。道为宇宙万物之所以然的根因，人是宇宙万物玉成之造化，人为物，因其秉天地之德而钟灵毓秀；人为人，由于通古今之变而出神入化。所谓文学，无非是人类禀命创演之气几开合，沟通阴阳之与道盈缩，如果说“通天下一气”是大道的本色，那么文学则是道成肉身的灵几隐显。在其内，情志性理守命以积其神气；运其外，才学胆识程器而文其华章。待其归，沉潜涵养有似化矮星而成其道行；伏其隐，缄默静寂无非舍小己而通于无量。在道文关系上，老庄孔孟异趣而根底相通。尚自然与畏天命都有道心，说无待与养正气适可互补。所不同者，老庄更精于隐括，孔孟尤在乎秀绩。倘若比照梵佛大旨，寂空智度妙在解幻。博大精深的学理和超拔脱俗的教义无非是在隐秀间圈点。在敬畏天地自然和通透般若胜境的大无为境界，不论是敬畏抑或通透，都触及大隐本义，也关涉真秀渊源。无为为隐，有为为秀，有无互补，隐秀自然。从大道逆行，生死无常的意义上看，表面上是有胜于无，有战胜无，实际上则有践履无，生经历死，生是隐口，有是隐括，无是突兀，死亦突出，隐与秀完全颠倒。从有无相辅，生死相成的兼通点来讲，有无皆隐秀，生死不相远，有无生死，即隐即秀，辟思之设身处地，恰恰在于有无生死有为不为的隐秀通转之间。

从文化的总体趋势来看，人类的智慧主要用功于秀的方面，因而主动的促秀者自古举不胜举，真诚的潜隐者毕竟寥若晨星。这么讲并非说人类没有看到隐为根底，秀是末梢的本质，也不是说人类没有悟出隐秀兼通的重要意义，而是由于生命本身就是秀出的表征，更何况生活的机括动于诱惑，社会的运行偏向利害。也正因为如此，有深度的思想文化无不在隐文隐明间权衡轻重，在秀华秀采中愧怍繁缛。在隐秀间把握大道真谛，是辟思的最高境界。能达到此等修为者的确不易。道家抑秀崇隐，可是宇宙的无形之象和老子的精言五千，原本是隐秀之通转。儒家重秀轻隐，然而也不忽略隐德、隐晦、隐讳、隐扬的隐秀之含蓄。释教疏秀推隐，但也唱佛号，著金经，写偈语，用变文，弘扬佛法难免有所作秀。表面看来，其中充满矛盾，深层理解，本根并无悖谬。道文一体，隐秀自然，即隐即秀，可作反观。于隐秀间有取舍，时势也。孔孟老庄释教旧新两约莫不如此。